



齐白石笔下的鼠

□陆小鹿



齐白石画鼠图

或流着口水望着树上的红桃，或眺望着红红的烛台想跳上去偷油……无一不流露出好吃、贪婪、顽皮的窃窃之喜。

白石老人为何热衷画不讨喜的老鼠呢？原来他生于1864年，那年正是农历甲子年鼠年，所以老人一生对鼠情有独钟，笔下诞生了多幅鼠图，最终成为一个有趣的“鼠画家”。

一幅《鼠子图》，落款为：三百石印富翁。图中肥肥的老鼠正在专心致志地啃吃一粒葡萄，边上还散落着两粒葡萄。“三百石印富翁”是白石老人对自己的自嘲。白石老人年轻时为了练习篆刻，亲自去野外挑选石头，刻完一面再刻一面，非得把一块石头刻得无处可刻时才罢手。自嘲自己不富裕，没有什么家产，只有“三百石印”，从此被人们叫做“三百石印富翁”。画面中的老鼠或许就是他对自己的一种隐喻吧？我有三只葡萄，我就是一个大富翁。

一幅鼠图落款为：阿芝。图中画有两只老鼠，一只老鼠手里抱着只蜜桃，另一只老鼠咬着它的尾巴，仿佛小孩子抢食一般。阿芝，是齐白石幼年的名字，我想这幅画的仍旧是白石老人自己，他一定是借老鼠抢食来怀念幼时与发小们抢食的童趣。

事实上，白石老人确实是在鼠图中倾注了很多回忆、怀想，但他也通过画笔来宣泄抨击一些社会现象。比如他的鼠图中，画得最多的就是老鼠偷油的题材。小时候我们都念过一首童谣《小耗子儿》：“小耗子儿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吱吱吱叫奶妈，奶妈不肯来，叽里咕滚滚下来。”狡黠的老鼠仰望着红红的烛台，一副偷偷摸摸伺机行动的模样的样子，白石老人是通过这个题材来暗喻人的贪婪本性。不过他笔下的偷油鼠，画得甚是憨态可掬。即便明知它想偷油吃，面对稚趣憨硕的小鼠鼠们，你一丝一毫也讨厌不起来，反倒想买一幅复制画挂在房间，对自己说一声：鼠年快乐，每天就这样有吃有喝的挺好的啊。

临近鼠年，想起齐白石。近期，看了白石老人的一个画展，念念不忘“白石一挥”。“浮生无一日不画”的白石老人，九十多岁还在提笔作画，孜孜不倦，令人钦佩。

早年，他擅长工笔绘制仕女画，得一雅号：齐美人。50多岁后，开创了“红花墨叶”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格，笔触从人物转向动植物，用大写意笔画植物，工笔描绘动物或昆虫，一粗一细，一动一静，触手成春，自成一家。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是他的“白石虾”，鲜有人知的是他还特别喜欢画老鼠。

老鼠这种动物形象，本身并不讨喜，民间流传的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”“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”等俗语也不好听。不过，艺术家往往有本事将老鼠美化得可爱起来，比如迪士尼经久不衰的米老鼠形象，还有经典动画片《猫和老鼠》，80岁的 Jerry 和 Tom 仍是表情包里的可爱第一名。白石老人笔下的鼠，也是可爱本尊，或偷偷吃着花生，



制图/伍岩龙

洛阳客

□董改正



观的队伍，被它的吸力拽过来了。老程摇头走了，嫌我没品位。我且不管他，也没空去搞清楚这里的规矩，反正看别人怎么做的就可以了。我的前面是一个黑大汉，轮到他时，他说：嗨，来四个大馍，一碗饼丝，一份圆子，九块钱驴肉汤！他刷微信付款，拿个付款凭证——一个黄牌子，拿着圆子、饼丝和那种纺锤形的大饼——他居然叫它大馍，心满意足地去左手边的窗口排队领汤。

我付了一碗十块的汤钱，拿着两个大饼和一个蓝牌子——可真厚实，叫馍也说得过去——也去那儿排队。“窗口”狭长，宽约一米，长得有五米，负责盛汤的却只有一个人。他中等个子，瘦劲，全身打穿，就像四轮驱动的车子。动作简直就像在跳舞，是的，跳舞。一二三，询问，看牌子，接过食材，顿一下，砰的一声；二二三，食材扔进漏勺，烫一下，俛地拿起，放在泛着油亮釉彩的碗里，碎的一声，顿一下；三二三，抓葱段，抓香菜，舀辣子，舀汤，碎的一声，顿一下。好了，取汤，客人走，下一个。

我端着汤拿着大饼，环视四周，想找几个清静的地儿坐坐，却发现几个人站在那儿端着大碗喝汤，赶紧就近坐下。得说说桌。桌子是细长的，宽约一米，长约四米。一张桌子两面坐，一面坐两人。我的对面坐着黑大汉和一个老人。黑大汉正站起来，对旁边三位说：“你们要不要碗？”三位蒙头大吃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只摇头。大汉起身，到窗口径自拿了一口大碗，说：“兄弟，给我一碗汤！”跳舞的配汤师节奏没被打乱，将正要舀到手中碗中的汤拐个方向，泼在大汉的碗里，瞬间舀起一瓢，两个半拍合成一拍，节奏又回来了。

“谢了！”大汉道谢。“不啦，回了？”“嗯！”

大汉回到座位上，见我站着呆看，笑了，说：“哪人？”“安徽人。”

“哦。吃不惯。”他坐下，双手扯住大饼，随意地拽成碎片，扔进汤里。再将那只碗里堆得满满的饼丝圆子分了一半到这只碗里，然后拿起漏勺，写写写，倒了几梭子；又拿起醋，写写写，又倒了几个勺；又抓起辣子碗，操起勺子，啊的一声，咬了一大

勺，泼在汤里。他操起筷子，兜底搅拌一下，汤顿时乌黑油亮，漂着一层红的黑的辣子。他夹起一大筷子，咯吱咯吱吃将起来。我看得翻白眼。

“您哪天回去？春运快开始了。”我看他们腿边摆着几个拉杆箱和大小袋子，一边撕扯大饼一边问他。大饼可真劲道，我嚼得腮帮子酸酸，只好拿汤来泡。说实话，汤味道好，馍劲道，但是与江南的美食相比，得的仅是一个爽快霸气。

大汉看看另外三人，他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另三人正好老中青三代，年轻人黑脸膛，穿着红色羽绒服，拉链没拉到顶，里面居然穿了件V字领的衬衣——洛阳的东风，是能吹得进骨头缝里的。中年人红脸膛，圆圆的，眼睛眯缝着，很好说话的样子。老年人大约六十岁，剑眉，棱角分明，头发发了一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大汉对他们说：“子健，我让你们穿好点吧，看，把你我们都连累得不是洛阳人，成了洛阳客了！”

圆脸中年人告诉我，他们在安徽蚌埠打工，昨晚三点钟的车，刚到洛阳，还没回家。

过年还乡

□阿紫

如今富豪流行拜一个“大师”当师傅，这是一种圈内时尚。当一个人已经实现了“豪车自由”，还有什么可以体现辨识度？只能捣鼓“精神追求”了。何况成为时尚之后，一些原本互不相识的富豪，通过同一个师傅变成了师兄弟，无形中拓展了人脉。

妻子一直很怕过年回乡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怕的其实是七大姑八大姨，这些人常常会同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。比如明知自家孩子工资比你高两倍，会故意问你挣多少，然后满怀喜悦又故作惋惜地叹息：“真是屈才了，如果机遇好，你起码应该能挣……”今年根据前期摸底，妻子知道“实力”对比发生了逆转，自己在同辈人中薪资排名已经升至前列，七大姑八大姨应该不会再问这些了，所以大可坦然回乡。

一年之中，绝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在同一层次的人打交道。唯独过年回乡，有机会和资产数亿的富翁聊上一会儿，也能听老农讲讲田间地头的趣事，此行一定不虚。即便不曾“衣锦”，也应该回乡一趟。

往住静悄悄地回来。虽然不事张扬，但很快全村人都会知道，慕名来拜年者络绎不绝。前年，老家村里出去的首富张叔回乡省亲，带回一个长须过颈的半老头，说是他新拜的师傅，是一位闻名海外的玄学大师。乡亲们自然对大师肃然起敬，和他交谈了一番，我却暗自怀疑，这人该不是江湖骗子吧？同时纳闷，以张叔纵横商场的丰富阅历，怎么会看不出这人的成色？

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两年，不久前终于弄明白了。有篇文章说，

年夜饭

□丘艳荣

小姑子说今年除夕要回娘家吃年夜饭。婆婆乐颠颠地嘱咐：鸡子酒少放点油，妮子不喜欢油腻；糖醋鱼多放点糖，妮子喜欢吃甜。她一个人在厨房洗洗涮涮，煎煎炒炒，忙得团团转。

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小姑子进来了，嫂子，我来打下手。这时婆婆笑得大声门响起来了，难得回来一趟，嫁出的女儿在别人家辛苦苦了一年了，回娘家是享清闲的。

她对小姑子说，没事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一转头，一滴泪无声地掉在洗菜盆里。

客厅已经传来热闹的吆喝声，一大家子已经端着酒杯喝上了。公公婆婆笑得特别开怀，一个劲地招呼女儿女婿快吃。小姑子进厨房帮忙端菜，说，嫂子，不用炒那么多菜，一家人吃就行了。你再多吃，菜都冷了。

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，说，很快就好了。看着饭厅热热闹闹的家人，她的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她的爸妈。哎，两个老人的年夜饭……

等她炒好最后一个青菜出来，小姑赶紧从砂锅里盛出一碗热汤给嫂子。

嫂子吃完了，我们出去逛逛。小姑说。她看着厨房里堆积如山的碗碟，摇了摇头，说，你们去，我收拾吧！

小姑不由分说地拉上她就走。

小姑开车，七弯八拐地，居然拐到了她极为熟悉的地方。

小姑子笑着推她，你和哥赶紧上楼啊！你在咱们家辛苦了一年了，也该让你爸妈好好宠一回。

看着她一副蒙在鼓里的神情，小姑动情地说：我那知识分子公公说：尽孝应乘双老在，感恩莫待白头催。所以他让我也回娘家团聚。妈说，人啊，要将心比心，这不，她非要我载你回娘家。

她看着一边的婆婆，眼眶一热。

雪下得越发紧了，把夜下得越发深了。

我在风雪之夜归来，不是为了七爷。我进七爷的屋子，是因为我的老屋倒了，而村里唯一一座老屋是七爷的，并且此刻正亮着灯。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夜里，一盏明灯一定会讲故事。全世界的雪都纷纷扑向那片白光。

“你是老董家的大儿子？”他拉开门，等我进来后，便仰着头看我，声音嘶哑浑浊。屋里都是影子，横梁、横梁上挂着的稻箩，板壁上挂着的锄头，靠着扁担，楔着的镰刀，它们的影子被看不见的风吹动着，拂过七爷的眼睛。

我这时才知道他的眼睛坏了。他的眼眶很深，眼珠子都是白的，黑瞳仁似乎看向自己的内心。我们一时无话。外面的风声很清晰。

七爷是我的邻居。他和我父亲斗了二十年，他们为着屋基和家山的界石曾大打出手。那时候的七爷，瘦长彪悍，目光锋利，迅猛得像一只豹子。他曾经举起一块有一百斤的大石头，砸得我的老屋一哆嗦。我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怕老屋倒塌，把我压成断树上的鸟蛋。

“雪下得可真大。你父亲还好吗？”

他瘦得只剩一张皮，说出这几句话，似乎耗尽了体力。他缩进火桶里，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圆火桶，盛下他后，还绰绰有余地掖着防止暖气跑掉的旧棉袄。时间是最伟大的魔术师。他仰起脸对我，并微微晃动着头，似乎在寻找捕捉我话音的最佳位置。“他看不到我。”我想，便拍下他的样子，加上刚才几张风雪中的老屋照片，发在朋友圈里。

“他很好。虽然不富裕，但是钱够用。他比你健康、快活。他也不孤单，儿孙绕膝。他放牛的时候，还唱着山歌。”我甚至学了一句：“一爱姐姐险来，似呀似粉点……”我这样是不大厚道的。

门忽然大开，风雪灌进来，吹得灯光都差点灭了。我走到门口，雪下得铺天盖地。关门的时候，我何必待在这里呢？和那个三十年前相识的八旬老人叙旧，挖苦他，奚落他，报复他？这是懦夫的行为。当年我是那么怕他，现在趁他风烛残年……

“那就好。你是要走了吗？”他转身向我，因为看不见自己，所以才会泄露那一脸的留恋。

“他们都好吗？”

我关上门走进来。我此刻的问也不是礼节性的。我打量着这间木建构的老屋，它高大、宽敞，板壁的用料都是两人抱的大树锯成的，这是七爷的荣耀。这样的板壁隔成的一个个房间，是我多年一直企慕的。现在这些房间都是空的，偌大的老屋里，长年累月只有他和一众影子厮守着，一群沉默集体沉默着。

他也沉默了，与沉默融为一体。

这时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他问我是不是在湾村，是不是在七爷那里。我下意识地向他怎么知道的，他说这么长时间不见我回来，猜到了。他让我把手机给七爷。七爷抓住手机，就像抓住一条挣扎的鱼。这是他们六十年来第一次温和的对话。

风吹着，撼动着这间老屋。我在老屋里走着。老屋没有漏雨的痕迹，没有潮霉的气味。我推开了一扇扇门，每个房间

里，都整整齐齐铺着被子。我忍不住闻了闻，每床被子都绵软，散发着阳光清爽和暖的气息。天井里落满了雪，就像一块巨大而厚实的白蛋糕。大片大片的雪花扬起来，奔我而来——我不在时，它们飞到了哪里？

他俩还在聊着。他们聊什么呢？我想不出来，只听他不时发出笑声。岁月是个伟大的魔术师。

“我问问你家老大吧！”七爷举着手机叫我，“你爸让你今晚不要回去了，开车不安全。”我摆摆手。雪虽然下这么久了，但我知道最初的雪一般是雨霰请来的，路上此刻积雪不深，而且没有上冻，车开起来很便捷。

“我回去。”我接过手机，打算真的走了。

父亲没有多说，他叹了一口气。我挂了电话，刷开手机时，看见朋友圈短短十几分钟有一百多条互动消息，还有四个人加了我，他们的添加语都是“阿源，加我”或“阿源哥，加我”，这是我童年的伙伴。

四个人是他们，七爷的四个孩子。三十年我们一直互不来往。他们的母亲被七爷打走之后，七爷委顿下去，而狭隘的我开心极了。这年年三十的傍晚，我自撰自写了一副对联。我无师自通地用了双韵法，以铅笔打底，然后填墨。上联是：石破天惊，然祸福岂仅赖气力？下联是：子散妻离，是悲喜定常因德行！

那年除夕夜傍晚，我和七爷家老三打了一架。我俩同年龄。我输了，头破血流。干活回来的父亲知道原委后，没有去找回场子。

“阿源，今晚你就住在我家吧！”老三说。

“预告说，今晚有暴风雪，

你别走吧？”老二说。

“我知道你心肠最软了阿源哥。”四丫说。

“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请你帮忙告诉我，明天我们都回来。对不起，阿源。”老大说。

泪水忽然蒙住了我的眼睛。我把他们的决定告诉了七爷。火桶里的七爷愣住了，一声不响，像一根人形木雕。

“他们十年没有回来了，当他们知道可怜的妈妈跑走后，嫁了人，难产死了后，他们就不认我了。我本来以为我熬不过今晚了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活十年。阿源，你若是舍不得，就早点走吧！夜深了，雪也下得深了。”他干枯的眼窝里贮满了泪水。

互动消息已升到两百多。我点开一看，留言多于点赞。很多童年伙伴请求我不要离开。童年村所有的孩子守候一个暴风雪的夜晚。

“我想烘烘火。”我脱掉鞋子，坐在火桶边的凳子上。七爷呆了一瞬，随即脸上笑容绽开，坐直了，腾出空间让我把脚摆进去，然后掖上了旧棉袄。我们面对面坐着，脚碰着脚。他拿根拨火棍，弯腰拨动火盆里的炭，不小心蹦出一粒，流星一样飞出去。暖意从脚底升起，顺着脚蹠爬上来，暖到了心里，睡意弥漫开了。

雨退场了，雪片改成了雪子，沙沙地落着。风小了。有人走过，嚓嚓地响。

好像很久，又好像一个梦的时间。

“该睡了。”

“嗯，睡吧！”他伸腰打个哈欠，碰到了我的手。他的手吃了一惊，犹豫着，抓住了我的手。

沙沙，沙沙，雪认真地打着。

制图/伍岩龙

归

□杨丽琴

车窗外飘起了雪花，絮绒一般轻盈曼舞，车厢内响着呼噜声，此起彼伏。

“咯咚”，车子颠簸了一下，常贵的头猛地一歪，滑到了窗玻璃上，他微微睁开眼睛，把身体摆正了，头又靠回到椅背上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耳边却响起儿子脆生生的声音：“爸爸，给我买一个大汽车，能自动跑的，还买一把大枪，会唱好多歌的。”说着还“呜呜哇哇”地模仿起来。

常贵咧开嘴笑了，睁开眼，抬起手，看了一眼前架上用胶布缠得结实实的两个纸箱子，心里不觉一阵快慰。他掏出手机，打开，点开微信，又点开左上角标注着老婆的头像，使劲地翻了翻，点了一个语音，贴在耳边：

“常贵，票买好了吗？哪天回来？儿子，儿子，想要什么，跟爸爸说。”

“爸爸，给我买一个大汽车……”

“嗯嗯，明天我去买。顺便把车票也买了，争取早点回家过年。”

“他奶奶的，老板说，要到腊月二十以后才能结到工钱。小兰，你有什么需要买的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缺，家里年货也早打好了。你别急，这一年来干的工钱就看这年尾了。”

小兰说话时，常贵还听到儿子在一旁说话的声音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年头从家里出来时，儿子只会简单地叫爸爸妈妈，现在已经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了。他伸出右手，抹了抹窗玻璃上的水雾，将脸凑了上去，脑子里全是儿子……

车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天地之间莽莽苍苍，洁白一片。车速明显慢了下来，这30小时的车程才走了16个小时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家？

“我估计明天上午到家，遇上这鬼天气，也没办法。”

车上有人无奈地打着电话，常贵收回了视线，他又将头靠在椅背上，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加之车子轻微的摇晃，他又朦朦胧胧地有了睡意。迷迷糊糊里他已经到了家门口，小兰向他瞪了瞪眼，一扭头走了，儿子也在一边大叫着：“走，你不是我爸爸！”

“小兰，是我，我回来了。”“儿

制图/伍岩龙